



少微通鑑卷之二十一



孝肅皇帝  
名宏。肅宗玄孫。  
河間孝王曾孫。

一十二年 壽三十四

宦官之禍。毒流縉紳。忠臣義士。  
駢首就戮。不免召外兵以除內。  
難。於是虺蜴雖除。而虎狼入室。  
矣。

戊申 建寧元年。以竇武。陳蕃。胡廣。參錄。



政 陳竇秉

尚書事○初竇太后之立也。陳蕃有力  
焉。及臨朝。政無大小皆委於蕃。蕃與竇  
武同心戮力。以獎王室。徵天下名賢李  
膺。杜密。尹勳。劉瑜等。皆列於朝廷。與共  
叅政事。於是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  
太平。而中常侍曹節。王甫等。共相朋結。  
諂事太后。太后信之。蕃武疾之。嘗共會  
朝堂。蕃私謂武曰。曹節。王甫等。自先帝  
時。操弄國權。濁亂海內。今不誅之。後必

難圖。武深然之。蕃大喜。以手推席而起。

推傳

追反。會有日食之變。蕃謂武曰。昔蕭望

之困一石顯。况今石顯數十輩乎。可因  
日食斥罷宦官。以塞天變。武乃白太后  
誅曹節等。太后猶豫未忍。曹節召尚書  
膺。使作詔板。拜王甫為黃門令。持節捕  
收武等。武不受詔。執蕃送北寺獄殺之。  
王甫將虎賁羽林等合千餘人圍武。武  
自殺。梟首雒陽都亭。收捕宗親賓客姻

宦官殺  
陳竇



屬悉誅之。遷皇太后於南宮。於是群小得志。士大夫皆喪氣。

**巳酉**二年。初李膺等雖廢錮。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。而汙穢朝廷。希之者唯恐不及。更共相標榜。為之稱號。以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。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。李膺荀翬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。俊者言人之英也。郭泰范滂尹勲巴肅及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

顧厨俊  
之號

八顧。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。張儉翟超岑暄音實本也明也苑康及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。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。度尚及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。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。及陳竇用事。復舉拔膺等。陳竇誅。膺等復廢。宦官疾惡膺等。每下詔書。輒申黨人之禁。侯覽怨張儉尤甚。覽鄉人朱並素佞邪。為儉所棄。承覽意指。上書告儉



起黨獄復

與同鄉二十四人。別相署號。共為部黨。圖危社稷。而儉為之魁。詔刊章捕儉等。曹節因此諷有司。奏諸鉤黨者。故司空虞放。及李膺。杜密。朱寓。荀翬。翟超。劉儒。范滂等。請下州郡考治。是時上年十四。問節等曰。何以為鉤黨。對曰。鉤黨者。即黨人也。上曰。黨人何用為惡。而欲誅之。邪。對曰。皆相舉群輩。欲為不軌。上曰。不軌欲如何。對曰。欲圖社稷。上乃可其奏。

或謂李膺曰。可去矣。對曰。事不辭難。罪不逃刑。臣之節也。吾年已六十。死生有命。去將安之。乃詣詔獄。考死。門生故吏。並被禁錮。○汝南督郵吳道。受詔捕范滂。至征羌。抱詔書。閉傳舍。伏牀而泣。一縣不知所為。滂聞之曰。必為我也。即自詣獄。縣令郭揖大驚。出解印綬。引與俱亡。曰。天下大矣。子何為在此。滂曰。滂死。則禍塞。何敢以罪累君。又令老母流離。

范滂詣獄



黨人死  
者百餘  
人

乎。其母就與之訣曰。汝今與李杜齊名。死亦何恨。既有令名。復求壽考。可兼得乎。滂跪受教。再拜而辭。顧其子曰。吾欲使汝為惡。則惡不可為。使汝為善。則我不為惡。行路聞之。莫不流涕。凡黨人死者百餘人。妻子皆徙邊。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。宦官一切指為黨人。其死徙廢禁者。又六七百人。○郭泰聞黨人之死。私為之慟。曰。詩云。人之云亡。邦國

郭泰知  
漢世之  
仁

殄瘁。漢室滅矣。但未知瞻烏爰止。于誰之屋爾。泰雖好臧否人倫。而不為危言激論。故能處濁世而怨禍不及焉。○張儉亡命困迫。望門投止。莫不重其名行。破家相容。其所經歷。伏重誅者以十數。連引收考者。布徧天下。宗親並皆殄滅。郡縣為之殘破。儉與魯國孔褒有舊。亡抵褒不遇。褒弟融年十六。匿之。後事泄。儉得亡走。國相收褒。融送獄。未知所坐。



孔褒一  
門爭死

融曰。保納舍藏者。融也。當坐。褒曰。彼來  
求我。非弟之過。吏問其母。母曰。家事任  
長。妾當其辜。一門爭死。郡縣疑不能決。  
乃上讞之。詔書竟坐褒。及黨禁解。儉乃  
還鄉里。後為衛尉。卒年八十四。○夏馥  
聞張儉亡命。歎曰。孽自己作。空汙良善。  
一人逃死。禍及萬家。何以生為。乃自翦  
鬚。變形入林慮山中。慮音閭隱姓名為冶  
家傭人。無知者。黨禁未解而卒。○初范

中屠蟠  
見幾

滂等。非許朝政。自公卿以下。皆折節下  
之。太學生爭慕其風。以為文學將興。處  
士復用。申屠蟠獨歎曰。昔戰國之世。處  
士橫議。列國之王。至為擁篲。先驅。篲。徐反。  
也。掃竹。卒有坑儒燒書之禍。今之謂矣。乃  
絕迹於梁碭。唐音之間。因樹為屋。自同傭  
人。二年。滂等果罹黨錮之禍。唯蟠超然  
免於評論。  
溫公曰。天下有道。君子揚于王庭。以



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。天下無道。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。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。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。臧否人物。激濁揚清。撩虺蛇之頭。撩連反踐虎狼之尾。以至身被淫刑。禍及朋友。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。不亦悲乎。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。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。卓乎其不可及已。

胡廣  
庸

**壬子** 熹平元年。三月。太傅胡廣薨。年八十二。廣周流四公。三十餘年。歷事六帝。禮任極優。所辟天下名士。與故吏陳蕃。李成並為三司。練達故事。明解朝章。故京師諺曰。萬事不理。問伯始。天下中庸有胡公。然溫柔謹慤。常遜言恭色。以取媚於時。無忠直之風。天下以此薄之。

**乙卯** 四年。三月。詔諸儒正五經文字。命議郎蔡邕為古文篆隸三體書之。刻石

石經



立于太學門外

黨禁益嚴

**丙辰**五年。永昌太守曹鸞上書曰。夫黨人者。或者年淵德。或衣冠英賢。皆宜股肱王室。左右大猷者也。而久被禁錮。辱在塗泥。災異水旱。皆由於斯。帝省奏。大怒。即詔收鸞下獄。掠殺之。於是詔州郡更考黨人。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。悉免官。禁錮妾及五屬。

**丁巳**六年。市賈小民。有相聚為宣陵孝

宣陵孝子除舍人

子者數十人。詔除太子舍人

鴻都門學

**戊午**光和元年。二月。置鴻都門學。其諸

賣官

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。辟召。或出為刺史太守。入為尚書侍中。有封侯賜爵者。士君子皆恥與列焉。○是歲初開西邸。賣官入錢各有差。二十石。二十萬。四百石。四百萬。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。或三分之一。於西園立庫以貯之。或詣闕上書。占令長。隨縣好醜。豐約有賈。富者則



先入錢。貧者到官。然後倍輸。又私令左右賣公卿。公千萬。卿五百萬。初帝為侯時。常苦貧。及即位。每歎桓帝不能作家。居曾無私錢。故賣官聚錢。以為私藏。

**庚申** 三年。作畢圭靈昆苑。司徒楊賜諫。上以問侍中任芝。藥松對曰。昔文王之囿百里。人以為小。齊宣四十里。人以為大。今與百姓共之。無害於政也。帝悅。遂為之。

致堂管見曰。天下之理。至五經語孟。亦可謂正矣。邪說之害。至五經語孟。亦可以息矣。然而道大如天。見在乎人。堯舜為天下得人。而奪國者用以為名。湯武應天革命。而伐君者取以藉口。胤侯征羲和。而討不附已者資焉。伊尹放太甲。而欲廢其主者說焉。五就湯五就桀。非為利也。而求富貴利達者。以為大人欲速其功也。致辟



通鑑卷之三十一  
九  
管叔囚蔡降霍。非為已也。而手刃同氣者。以為聖人與我同志也。曰公劉好貨。則培克聚斂。不知紀極。曰召公闢國。則窮兵遠討。無有休息。曰省耕。斂助不足。則出錢貸民而取其息。曰藏不售與滯同。則置官畜貨而自為市。有父之讎。忍恥不報。則曰春秋貴息兵。以華夏之尊。臣服仇虜。則曰文王事昆夷。遂使詆訾儒術者。舉是為

笑曰。五經孔孟。殆亦姦宄之囊橐耳。彼樂松任芝之。所以欺靈帝者。特弁髦土梗。未足多誚。至使六經孔孟之格言。為後人欺世取寵之資。不容不辯也。

桓典為侍御史。宦官畏之。典常乘驄馬。

史  
驄馬御

業  
反粗

京師為之語曰。行行且止。避驄馬。

御史

甲子 中平元年。初。鉅鹿張角奉事黃老。



黃巾起

以妖術教授。號太平道。呪符水以療病。衆共神之。角分遣弟子。周遊四方。轉相誑誘。十餘年間。徒衆數十萬。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。莫不畢應。凡三十六方。大方萬餘人。小方六七千。角弟子唐周上書告之。有詔逐捕角等。角敕諸方俱起。皆著黃巾。以為標識。故時人謂之黃巾賊。旬月之間。天下響應。京師震動。帝召群臣會議。北地太守皇甫嵩

赦黨人

以為宜解黨禁。益出中藏錢。西園廐馬。以班軍士。上問計於中常侍呂強。對曰。黨錮久積。人情怨憤。若不赦宥。轉與張角合謀。為變滋大。帝懼而從之。乃赦天下黨人。還諸徒者。唯張角不赦。○發天下精兵。遣盧植討張角。皇甫嵩朱儁討潁川黃巾。儁戰敗。會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。嵩操與朱儁合軍。更與賊戰。大破之。○操少機警。有權數。而任俠放蕩。大

曹操破黃巾



尉橋玄異焉。謂操曰：天下將亂，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。能安之者其在君乎？君未有名，可交許子將。子將者，訓之從子，劭也。好人倫，多所賞識。與從兄靖俱有高名，好共覈論鄉黨人物。每月輒更其品題。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。曹操往造劭而問之曰：我何如人？劭鄙其為人，不答。操乃劫之。劭曰：子治世之能臣，亂世之姦雄。操大喜而去。

魏操後為太祖

○盧植破

斬張角

張角垂當拔之。宦官誣植抵罪，詔皇甫嵩討角。嵩與角弟梁戰，大破之。斬梁角先已病死，剖棺戮屍，傳首京師。

崔烈入錢為司徒

乙丑二年，崔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，得為司徒。及拜日，帝顧謂親幸者曰：悔不小斬，可至千萬。

斬居愜反，固惜之也。

陳寔表正鄉閭

丁卯四年，前大丘長陳寔卒。海內赴弔者三萬餘人。寔在鄉閭，平心率物，其有爭訟，輒求判正。曉譬曲直，退無怨者。至



乃歎曰。寧為刑罰所加。不為陳君所短。楊賜陳耽。每拜公卿。群僚畢賀。輒歎寔大位未登。愧於先之。

**己巳**六年。四月。帝崩。皇子辯即皇帝位。年十四。何太后臨朝。封皇弟協為陳留王。宦官蹇碩欲誅大將軍何進而立協。中軍校尉袁紹因勸進悉誅諸宦官。進乃白太后。太后不聽。紹等又為畫策。多召四方猛將。使並引兵向京城。以脅太

何進召  
外兵誅  
宦官

后。進然之。典軍校尉曹操聞而笑曰。宦者之禍。古今宜有。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。使至於此。既治其罪。當誅元惡。一獄吏足矣。何至紛紛召外兵乎。欲盡誅之事。必宣露。吾見其敗也。○何進召董卓。使將兵詣京師。卓即時就道。并上書曰。中常侍張讓等。竊倖承寵。濁亂海內。臣聞揚湯止沸。莫若去薪。潰癰雖痛。勝於內食。昔趙鞅興晉陽之甲。以逐君側之

董卓請  
誅宦官



宦官殺  
何進

惡。今臣輒鳴鐘鼓如雒陽。請收讓等以清姦穢。太后猶不從。中常侍張讓、段珪、詐以太后詔召進。斬進於嘉德殿前。袁紹及何苗聞進被害。乃引兵屯朱雀閣下。捕得趙忠等及諸宦者皆殺之。凡三千餘人。進兵攻省內。張讓等困迫。遂將帝與陳留王出穀門。讓等投河而死。帝獨乘一馬從雒舍南行。董卓聞帝在北。迎於北芒阪下。卓與帝語。語不可了。乃

袁紹誅  
宦官

董卓廢  
立

更與陳留王語。無所遺失。卓大喜。以王為賢。有廢立之意。遂脅太后廢帝為弘農王。立陳留王協為帝。○董卓率諸公上書。追理陳蕃、竇武及諸黨人。悉復其爵位。遣使弔祠。擢用其子孫。伍瓊說卓矯桓靈之政。擢用天下名士。卓從之。於是徵處士荀爽、申屠蟠等。復就拜爽平原相。行至宛陵。遷光祿勳。視事三日。進拜司空。自被徵命及登台司。凡九十三

卓申理  
黨人



袁曹起兵

日○董卓拜袁紹渤海太守。袁術出犇南陽。曹操變易姓名。間行東歸。至陳留。散家財。合兵得五千人。

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一

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二

漢紀

孝獻皇帝上

名協。字伯和。靈帝中子。

在位三十一年 壽四十一

獻生不辰。身播國屯。終我四百。

永作虞賓

庚午

初平元年。正月。關東州郡皆起兵

以討董卓。推渤海太守袁紹為盟主。紹屯河內。曹操屯酸棗。袁術屯魯陽。衆各

山東起兵討卓



數萬。豪傑多歸心袁紹者。鮑信獨謂曹操曰。夫畧不世出。能撥亂反正者君也。苟非其人。雖強必斃。君殆天之所啓乎。○董卓以山東兵盛。欲遷都以避之。遂燒焚宮廟官府。劫遷天子。三月。車駕入長安。○長沙太守孫堅亦起兵討董卓。至南陽。衆已數萬人。前到魯陽。與袁術合兵。術由是得據南陽。表堅行破虜將軍。後其子權即位是為吳○幽州牧劉虞。務存寬

卓劫遷天子

政。勸督農桑。民悅。年登穀石三十。青徐士庶避難歸虞者百萬。皆忘其遷徙焉。**辛未**二年。孫堅進屯陽人。與董卓戰大破之。堅進至雒陽。掃除陵廟。卓奔還長安。堅遂軍魯陽。○劉表時為荊州刺史。袁術使孫堅擊表。表遣黃祖逆戰。射堅殺之。○公孫瓚大破青州黃巾。威名大震。○初。涿郡劉備。中山靖王之後也。垂手下膝。顧自見其耳。有大志。少語言。喜

劉備有大志



怒不形於色。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。由是往見瓚。瓚以為平原相。備後為主○備少與河東關羽。涿郡張飛相友善。以羽飛為別部司馬。分統部曲。備與二人寢則同牀。恩若兄弟。而稠人廣坐。侍立終日。隨備周旋。不避艱險。○公孫度威行海外。中國人士避亂者多歸之。北海管寧。邴原。王烈。皆往依焉。○寧少時與華歆為友。嘗與歆共鋤菜。見地有金。寧

揮鋤不顧。與瓦石無異。歆捉而擲之。人以是知其優劣。○王烈器業過人。少時名聞在太原寧之右。善於教誘。鄉里有盜牛者。主得之。盜請罪曰。刑戮是甘。乞不使王彥方知也。烈聞而使人謝之。遺布一端。或問其故。烈曰。盜懼吾聞其過。是有耻惡之心。既知耻惡。則善心將生。故與布以勸為善也。後有老父遺劍於路。行道一人見而守之。至暮。老父還尋得

王烈勸誘



劍怪之以事告烈。烈使推求。乃先盜牛者也。諸有爭訟曲直。將質之於烈。或至塗而反。或望廬而還。皆相推以直。不敢使烈聞之。

**壬申**

三年。初荀淑有孫曰或。

乙六

少有

才名。何顥見而異之。曰。王佐才也。及天下亂。或聞曹操有才略。乃從操。操與語大悅。曰。吾子房也。以為奮武司馬。○董卓車服僭擬天子。司徒王允與司隸校

操以荀或為子房

殺董卓

平黃巾

尉黃琬。僕射士孫瑞。密謀誅卓。使中郎將呂布持矛刺卓。趣兵斬之。百姓歌舞於道。○青州黃巾寇兗州。殺刺史。濟北相鮑信等迎東郡太守曹操領兗州刺史。追擊黃巾。悉降之。得精兵三十餘萬。○董卓部將李傕郭汜等攻長安。殺王允。○袁術進據壽春。遂領其州。

**癸酉**

四年。初京雒遭董卓之亂。民流移

東出。多依徐土。遇曹操至。坑殺男女數

曹操殘虐



十萬口於泗水。水為不流。進攻睢陵。夏  
丘皆屠之。雞犬亦盡。墟邑無復行人。○  
公孫瓚攻劉虞殺之。盡有幽州之地。建安

四年為袁紹所滅

**甲戌**興平元年。曹操之攻陶謙也。平原

相劉備將兵救之。遂歸謙。謙疾篤。謂別

駕東海糜竺曰。糜。武悲反。竺。音竹。非劉備不能

安此州也。謙卒。竺率州人迎備。備遂領

徐州。○初孫堅生四男。策。權。翊。匡。策年

周瑜從  
孫策

十餘歲。已交結知名。舒人周瑜與策同

年。亦英達夙成。聞策聲問。自舒來造焉。  
造。七到反。便推結分好。問分扶反。及堅死。策年十

七。乃渡江居江都。結納豪俊。有復讎之

志。到壽春見袁術。術甚竒之。以堅餘兵

千餘人還策。表為懷義校尉。

**乙亥**二年。曹操攻鉅野。斬呂布將薛蘭。

操以陶謙已死。欲遂取徐州。還乃定布。

荀彧曰。昔高祖保關中。光武據河內。皆

荀彧勸  
曹操取  
兖州



深根固本以制天下。進足以勝敵。退足以堅守。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。將軍本以兗州首事。平山東之難。百姓無不歸心悅服。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。今雖殘壞。猶易以自保。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。不可以不先定。操乃止。○李傕郭汜似音爭權。治兵相攻。催迎帝幸其營。遂燒宮殿官府。七月。楊奉董承等將兵送乘輿東歸。乘輿居棘籬中。後曹操誅李傕三族。郭汜

為其將所殺

○孫策說袁術曰。家有舊恩在江東。願助舅討橫江。橫江拔。因投本土召募。可得兵以佐定天下。術許之。策渡江轉鬪。所向皆破。莫敢當其鋒者。百姓聞孫郎至。皆失魂魄。及策至。軍士奉令不敢虜掠。雞犬菜茹一無所犯。民乃大悅。競以牛酒勞軍。策為人美姿顏。能笑語。性闊達。聽受善於用人。是以士民見者莫不盡心樂為致死。威震江東。

孫策威震江東



丙子建安元年。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。備使張飛守下邳。自將拒術。呂布襲下邳。張飛敗走。備降於布。布復以備為豫州刺史。布自稱徐州牧。○楊奉韓暹奉車駕至雒陽。是時宮室燒盡。百官披荆棘。依墻壁間。曹操在許。謀迎天子。衆以為山東未定。荀彧曰。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。漢高祖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。自天子蒙塵。將軍首唱義兵。

徒以山東擾亂。未遑遠赴。今鑿駕旋軫。東京榛蕪。義士有存本之思。兆民懷感舊之哀。誠因此時。奉主上以從人望。大順也。秉至公以服天下。大略也。扶弘義以致英俊。大德也。四方雖有逆節。其何能為。操乃將兵詣雒陽。引董昭問計。昭曰。惟有移駕幸許耳。操曰。此孤之本志也。遂遷都許。○中平以來。天下亂離。民棄農業。諸軍並起。率乏糧穀。無終歲之

曹操迎  
帝都許



操屯田  
許下

計。饑則寇掠。飽則棄餘。瓦解流離。無敵  
自破者不可勝數。袁紹在河北。軍人仰  
食桑椹。反式在袁術在江淮。取給蒲羸。盧  
反民多相食。州里蕭條。羽林監棗祗請  
建置屯田。曹操從之。以祗為屯田都尉。  
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。募民屯  
田許下。得穀百萬斛。於是州郡例置田  
官。所在積穀。倉廩皆滿。故操征伐四方。  
無運糧之勞。遂能兼并群雄。軍國之饒

荀彧論  
袁曹勝  
敗

起於祗而成於峻。○劉備合兵得萬餘  
人。呂布惡之。自出兵攻備。備敗走歸曹  
操。操厚遇之。以為豫州牧。

**丁丑**二年春。袁紹與曹操書。辭語驕慢。  
操謂荀彧郭嘉曰。今將討不義而力不  
敵。何如。對曰。劉項之不敵。公所知也。漢  
祖唯智勝項羽。故羽雖強。終為所禽。今  
紹有十敗。公有十勝。紹雖強。無能為也。  
○袁術稱帝於壽春。○始呂布因陳登



求徐州牧不得。登還。布怒拔戟斫几曰。卿父勸吾叶同曹操。絕婚公路。字表也。今吾所求無獲。而卿父子並顯重。但為卿所賣耳。登不為動容。徐對之曰。登見曹公言。養將軍譬如養虎。當飽其肉。不飽則將噬人。噬。時制反。公曰。不如卿言。譬如養鷹。饑即為用。飽則颺去。其言如此。布意乃解。

**戊寅**

三年。曹操攻呂布殺之。

**己卯**

四年。袁紹擊公孫瓚滅之。○劉備

叛曹操。殺徐州刺史車胄。留關羽守下邳。行太守事。身還小沛。郡縣多叛。操為備。備眾數萬人。遣使與袁紹連兵。

**庚辰**

五年。操欲自討備。諸將皆曰。袁紹

方來而奔之東。紹乘人後。若何。郭嘉曰。紹性遲而多疑。來必不速。備新起。眾心未附。急擊之必敗。操師遂東。○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。曹操與劉備連兵。未



可卒解。公舉軍而襲其後。可一往而定。紹辭以子疾未得行。○曹操擊劉備破之。獲其妻子。進拔下邳。禽關羽。備奔青州歸袁紹。操還軍官渡。○紹乃議攻許。進軍黎陽。遣其將顏良攻劉延於白馬。曹操北救劉延。顏良來逆戰。操使張遼關羽先登擊之。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。斬其首而還。紹軍莫能當者。遂解白馬之圍。○初操壯關羽之

關羽刺  
顏良

關羽報  
效曹操

為人。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。使張遼以其情問之。羽歎曰。吾極知曹公待我厚。然吾受劉將軍恩。誓言共死。不可背之。吾終不留。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。遼以羽言報操。操義之。及羽殺顏良。拜書告辭。而奔劉備於袁軍。左右欲追之。操曰。彼各為其主。勿追也。○孫策病甚。呼權佩以印綬謂曰。舉江東之衆。決機於兩陳之間。與天下爭衡。卿不如我。

孫堅立



曹操破  
袁紹

舉賢任能。各盡其心。以保江東。我不如  
卿。策卒。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  
業。遂委心而服事焉。○袁紹軍陽武。曹  
操擊破之。盡燔其糧穀。殺士卒千餘人。  
皆取其鼻。以示紹軍。於是紹軍驚擾大  
潰。紹與八百騎度河走。操追之不及。紹  
為人寬雅。有局度。喜怒不形於色。而性  
矜懷自高。短於從善。故至於敗。

**辛巳**六年。曹操自擊劉備於汝南。備奔

劉備歎  
髀肉復  
生

劉表。表聞備至。自出郊迎。以上賓禮待  
之。益其兵。使屯新野。備在荊州數年。嘗  
於表坐起。至廁。慨然流涕。表怪問備。備  
曰。平常身不離鞍。髀肉皆消。被髀音今不  
復騎。髀裏肉生。日月如流。老將至矣。而  
功業不建。是以悲耳。

**壬午**七年。袁紹自軍敗。慙憤發病。夏五  
月。薨。紹有三子。譚熙尚。衆以譚長欲立  
之。審配矯紹命立尚。譚不得立。自將軍



屯黎陽

譚尚相  
攻

**癸未**八年。袁譚袁尚治兵相攻。時曹操擊劉表軍西平。譚遣辛毗詣操請救。操羣下多以為劉表強。宜先平之。譚尚不足憂也。荀攸曰。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。其無四方之志可知矣。袁氏據四州之地。帶甲數十萬。使二子和睦。則天下之難未息也。今及其亂而取之。天下定矣。操從之。

操盡滅  
袁氏

**甲申**九年。曹操擊袁尚破之。尚與熙俱奔遼西。譚叛走南皮。追斬之。○九月。詔以操領冀州牧。

**丁亥**十二年。初琅琊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。每自比管仲樂毅。時人莫之許也。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為信然。劉備在荊州。訪士於襄陽。司馬徽曰。儒生俗士。豈識時務。識時務者在乎俊傑。此間自有伏龍鳳雛。備問為誰。曰。諸葛孔



孔明卧  
龍

明龐士元也。徐庶見備於新野。備器之。庶謂備曰。諸葛孔明。卧龍也。將軍豈願見之乎。備曰。君與俱來。庶曰。此人可就見。不可屈致也。將軍宜枉駕顧之。備由是詣亮。凡三往。乃見。因屏人曰。漢室傾頽。姦臣竊命。孤不度德量力。欲信大義於天下。而智術短淺。遂用猖蹶。紀劣至反于今日。然志猶未已。君謂計將安出。亮曰。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。挾天子以令

孔明勸  
備取荆  
益

諸侯。此誠不可與爭鋒。孫權據有江東。已歷三世。國險而民附。賢能為之用。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。荆州北據江沔。充反利盡南海。東連吳會。西通巴蜀。此用武之國。而其主不能守。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。益州險塞。沃野千里。天府之土。劉璋闇弱。張魯在北。民殷國富。而不知存恤。智能之士。思得明君。將軍既帝室之胄。信義著於四海。若跨有荆益。保



劉備孔明猶魚水

其巖阻。撫和戎越。結好孫權。內脩政治。外觀時變。則霸業可成。漢室可興矣。備曰善。於是與亮情好日密。關羽張飛不悅。備解之曰。孤之有孔明。猶魚之有水也。願諸君勿復言。羽飛乃止。○司馬徽清雅。有知人之鑑。同縣龐德。公素有重名。徽兄事之。德公常謂孔明為卧龍。士元為鳳雛。德操為水鏡。故德操與劉備語而稱之。○秋七月。曹操南擊劉表。會

曹操取荆州

表卒。子琮為嗣。九月。操至新野。琮遂舉州降操。○時劉備屯樊。大驚呼。部曲共議。或勸備攻琮。荆州可得。備曰。劉荆州臨亡。託我以孤遺。背信自濟。吾所不為。備將其衆去。過襄陽。州人多歸備。比到當陽。衆十餘萬人。輜重數千兩。日行十餘里。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。反悉刀使會江陵。或謂備曰。宜速行。保江陵。備曰。夫濟大事。必以人為本。今人歸吾。吾何忍

荆州人歸劉備



棄去

（習鑿齒論曰）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。勢偏事危力偏筆反而言不失道。追景升之願。則情感三軍。戀赴義之士。則甘與同敗。終濟大業。不亦宜乎。

曹操以江陵有軍實。恐劉備據之。乃釋輜重。輕軍至襄陽。聞備已過。操將精騎五千往追之。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。及

曹操軍  
江陵

於當陽之長坂。備棄妻子走。○曹操進軍江陵。○初魯肅聞劉表卒。言於孫權。請往說劉備。使撫表衆。共治曹操。會備南走。肅迎之於當陽長坂。謂備曰。孫討虜敬賢禮士。兵精糧多。足以立事。今為君計。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。備用肅計。進往鄂縣之樊口。○曹操自江陵將順江東下。諸葛亮曰。事急矣。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。遂與魯肅詣孫權。亮說權曰。

孫劉合  
兵拒操



海內大亂。將軍起兵江東。劉豫州收衆漢南。與曹操並爭天下。今操芟夷大難。略已平矣。遂破荊州。威震四海。英雄無用武之地。故豫州遁逃至此。願將軍量力而處之。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。不如早與之絕。若不能。何不北面而事之。權曰。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。亮曰。田橫齊之壯士耳。猶守義不辱。况劉豫州王室之胄。英才蓋世。安能為之下乎。

權勃然曰。吾不能舉全吳之地。受制於人。吾計決矣。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。然豫州新敗之後。安能抗此難乎。亮曰。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。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。曹操之衆。遠來疲敝。聞追豫州。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。此所謂強弩之末。勢不能穿魯縞者也。故兵法忌之。曰。必蹶上將軍。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。又荊州之民



附操者偏兵執耳。非心服也。今將軍誠能與豫州協規同力。破操軍必矣。操軍敗。則荆吳之執強。鼎足之形成矣。是時曹操遺權書曰。近者奉辭伐罪。旌麾南指。劉琮束手。今治水軍八十萬衆。方與將軍會獵於吳。權以示群下。莫不響震失色。長史張昭等曰。將軍大執可以拒操者。長江也。今操得荊州。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。不如迎之。魯肅密言於權。

周瑜決  
策拒操

曰。向察衆人之議。專欲誤將軍。不足與圖大事。願早定大計。時周瑜至番陽。肅勸權召瑜還。瑜至。謂權曰。操雖託名漢相。其實漢賊也。將軍割據江東。兵精足用。當橫行天下。為漢家除殘去穢。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。請為將軍籌之。今北土未平。馬超韓遂尚在關西。為操後患。而操舍鞍馬。杖舟楫。與吳越爭衡。又今盛寒。馬無藁草。驅中國士衆。遠涉江



湖之間。不習水土。必生疾病。此數者用兵之患也。瑜請得精兵五萬人。保為將軍破之。權曰。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。徒忌二袁。呂布。劉表與孤耳。今數雄已滅。惟孤尚存。孤與老賊執不兩立。君言當擊。此天以君授孤也。因拔刀斫案曰。諸將吏敢有復言當迎操者。與此案同。因撫瑜背曰。公瑾。卿言至此。甚合孤心。五萬兵難卒合。已選三萬人。卿與子敬字肅

也程公便在前發。孤當續發人衆。為卿後援。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。將兵與備并力逆操。以魯肅為贊軍校尉。助畫方略。劉備在樊口。日遣邏吏於水次候望權軍。邏。郎反。吏望見瑜船。馳往白備。備乃乘單舸往見瑜。舸。賈反。問曰。今拒曹公。深為得計。戰卒有幾。瑜曰。三萬人。備曰。恨少。瑜曰。此自足用。豫州但觀瑜破之。進與操遇於赤壁。時操軍衆已有疾疫。



赤壁戰

初一交戰。操軍不利。引次江北。瑜部將黃蓋曰。今寇衆我寡。難與持久。操軍方連船艦。首尾相接。可燒而走也。乃聚蒙衝鬪艦。載燥荻枯柴。艦。戶。黠。反。燥。先。灌。到。反。荻。徒。歷。反。油其中。先以書遺操。詐云欲降。時東南風急。蓋以十艘最著前。中江舉帆。餘船以次俱進。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。指言蓋降。去北軍二里餘。同時發火。火烈風猛。船往如箭。燒盡北船。延及岸上營落。

人馬燒溺死者甚衆。瑜等率輕騎繼其後。雷鼓大進。北軍大壞。操引兵從華容道步走。劉備周瑜水陸並進。追操至南郡。時操軍兼以饑疫。死者大半。操乃留曹仁徐晃守江陵。引兵北還。於是將士形勢自倍。瑜乃渡江屯北岸。與仁相拒。蘇東坡曰。魏武長於料事。而不長於料人。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。有所輕為而至於敗。劉備有蓋世之才。而



通鑑卷之五十一  
無應卒之機。方其新破劉璋。蜀人未  
附。一日而四五驚。斬之不能禁。釋此  
時不取。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  
終其身。孫權勇而有謀。此不可以聲  
勢恐喝取也。魏武不用中原之長技。  
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。一日一夜行  
三百里以爭利。犯此二敗以攻孫權。  
是以喪師於赤壁。以成吳之強。且夫  
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。方其

危疑之間。卷甲而趨之。雖兵法所忌  
可以得志。孫權可以計取而不可以  
勢破也。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。乘勝  
而取之。彼非不知其難。特欲僥倖於  
權之不敢抗也。此用之於新造之蜀  
乃可以逞。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  
喪其功。輕為於孫權而至於敗。此不  
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。  
李舜臣曰。舉江東之力。足以抗天下



之全師者。赤壁之戰。為之張本也。當漢之季。曹操以陰賊嶮狠之資。潛移漢鼎。荊州之役。長驅數十萬衆。飄忽奮迅而下江陵。目中已無吳越矣。尚賴江東諸將。忠憤激烈。出而與劉豫州等合謀併力。一舉而焚之於赤壁之下。當此之時。老瞞褫魄。顛沛瀕死。義師之勝氣大振於江南。江東君相。儻能乘此之銳。蹶彼之困。命一二驍

將。間道銜枚。以要其歸路。而周瑜輩以大兵躡之。則彼衆可盡得。而操可生虜。惜夫孫劉不知出此也。曹操既遁。荆楚既平。其意謂虎豹豺狼之屬。既已驅而出境。不啻便足。於是關羽。周瑜。雜處南郡。劉豫州亦駐兵公安。聚三雄於荊州。而縱曹操於河南。則是曹操以荊州為餌。而漁天下也。嗚呼。以一荊州而繫三雄。遽至於頓輿。



息轡而倒戈相攻。此何為哉。知此。然後知赤壁之役。所以不能遂入中原者。非江東土綿力薄之罪。而孫劉縱敵以爭荊州之罪也。且荊州之地。吳蜀之衝也。天下有變。命一上將。將荊州之衆。以向宛洛。則足以衝敵人之胷腹。孫劉於此。從而爭之。固也。然愚以為孫劉之爭荊州。當爭於赤壁未勝之前。不當爭於赤壁既勝之後。何

則江東之師。聯鑣並轡。而才過襄鄧。則荊州已為筌蹄矣。柰何周瑜呂蒙之徒。眷眷於此。自赤壁既勝之後。且戰且攻。至荊州而遽止。終不肯越荆襄一步。以向中原。今日借荊州。明日索荊州。今日奪荊州。明日分荊州。六七年間。以一荊州之故。內自相攻。而中原國賊。乃置之度外。此果何為者哉。



十二月。劉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。引兵南徇武陵。長沙。桂陽。零陵四郡。皆降之。

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二

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三

漢紀

孝獻皇帝下

己丑。建安十四年。十二月。周瑜攻曹仁。歲餘。所殺傷甚衆。仁委城走。瑜屯據江陵。會劉琦卒。權以備領荊州牧。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。權以妹妻備。妹才捷剽猛。有諸兄風。侍婢百餘人。皆執刀侍立。備每入。心常凜凜。○曹操密遣蔣幹往



蔣幹說  
周瑜

說周瑜。幹乃布衣葛巾。自託私行詣瑜。瑜出迎之。立謂幹曰。子翼良苦遠涉江湖。為曹氏作說客邪。因延幹與周觀營中。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。還飲宴。因謂幹曰。丈夫處世。遇知己之主。外託君臣之義。內結骨肉之恩。言行計從。禍福共之。假使蘇張更生。能移其意乎。幹但笑。終無所言。還白操。稱瑜雅量高致。非言辭所能間也。

庚寅

十五年。曹操下令曰。孤始於譙東

築精舍。欲秋夏讀書。冬春射獵。為三十年規。待天下清。乃出仕耳。然不能得如意。徵為典軍校尉。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。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。此其志也。而遭值董卓之難。興舉義兵。後領兗州。破降黃巾三十萬眾。又討袁術。使窮沮而死。摧破袁紹。梟其二子。梟。反。堯。復定劉表。遂平天下。身為宰

曹操自  
陳功伐



相人臣之貴已極。意望已過矣。設使國  
家無有孤。不知當幾人稱帝。幾人稱王。  
或者人見孤彊盛。恐妄相忖度。言有不  
遜之志。每用耿耿。故為諸君陳道此言。  
皆肝鬲之要也。然欲孤便爾委捐所典  
兵衆。實不可也。誠恐已離兵。為人所禍。  
已敗則國家傾危。是以不得慕虛名而  
處實禍也。○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。備  
以周瑜所給地少。不足以容其衆。乃自

蛟龍得  
雲雨

詣京見孫權。求都督荊州。瑜上疏於權  
曰。劉備以梟雄之姿。而有關羽張飛熊  
虎之將。必非久屈為人用者。恐蛟龍得  
雲雨。終非池中物也。權不從。備還聞之。  
歎曰。天下智謀之士。所見略同。時孔明  
諫孤莫行。其意亦慮此也。○周瑜詣京  
見權。乞與奮威權從弟俱進取蜀劉璋  
而并張魯魯據中。因留奮威固守其地。與  
馬超結援超據中。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



周瑜薦  
魯肅自  
代

賊操

六賊子反

北方可圖也。權許之。瑜還江

陵道病。與權牋曰。方今曹操在北。疆場

未靜。劉備寄寓。有似養虎。天下之事。未

知終始。魯肅忠烈。臨事不苟。可以代瑜。

儻所言可采。瑜死不朽矣。卒於巴丘。○

初程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。瑜折節下

之。終不與校。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。乃

告人曰。與周公瑾交。若飲醇醪。魯刀反不

覺自醉。○權以魯肅代瑜領兵。魯肅勸

權以荊州借劉備。與共拒曹操。權從之。

○初孫權謂呂蒙曰。卿今當塗掌事。不

可不學。蒙辭以軍中多務。權曰。孤豈欲

卿治經為博士邪。但當涉獵見往事耳。

卿言多務。孰若孤。孤常讀書。自以為大

有所益。蒙乃始就學。及魯肅過尋陽。與

蒙論議。大驚曰。卿今者才略。非復吳下

阿蒙。蒙曰。士別三日。即更刮目相待。大

兄何見事之晚乎。肅遂拜蒙母。結友而

孫權勸  
呂蒙就  
學



通鑑卷之二十三  
別○劉備以從事龐統守耒陽令。在縣不治。免官。魯肅遺備書曰。龐士元非百里才也。使處治中別駕之任。始當展其驥足耳。諸葛亮亦言之。備見統與言譚大器之。遂用統為治中。親待亞於諸葛亮。

**辛卯**十六年。馬超韓遂等十部皆反。據潼關。操留子丕守鄴。自將擊超。大破之。遂超奔涼州。○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。

璋不能用。悒悒不得志。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。自負其才。忖璋不足以有為。勸璋結劉備以討張魯。璋曰。誰可使者。松乃舉正。璋然之。遣正將四千人迎備。主簿黃權諫璋不聽。法正至荊州。陰說備取益州。備疑未決。龐統曰。益州土沃財富。大業可成。備曰。今指與吾為水火者。曹操也。操以急。吾以寬。操以暴。吾以仁。操以譎。吾以忠。每與操反。事乃可成耳。

法正說  
劉備取  
益州



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柰何。統曰：逆取順守，古人所貴。若事定之後，封以大國，何負於信。今日不取，終為人利耳。備以為然，乃留諸葛亮、關羽等守荊州，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。備至巴郡，太守嚴顏拊心歎曰：此所謂獨坐窮山，放虎自衛者也。備至涪，音浮璋往會之，增備兵，厚加資給，使擊張魯。備北到葭萌，未即討魯，厚樹恩德，以收衆心。

孫權遷  
都建業

**壬辰**

十七年，孫權作石頭城，徙治秣陵。

改秣陵為建業。○董昭言於曹操曰：自

古以來，人臣匡世，未有今日之功。有今日之功，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。今明公恥有慙德，樂保名節，然處大臣之執，使人以大事疑已，誠不可不重慮也。乃與列侯諸將議，以丞相宜進爵國公。九錫備物，以彰殊勲。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，以匡朝寧國，秉忠貞之誠，守退讓

董昭請  
加操九  
錫



之實。君子愛人以德。不宜如此。操由是不悅。及擊孫權。表請或勞軍于譙。因輒留或參丞相軍事。操軍向濡須。或以疾留壽春。飲藥而卒。或行義脩整而有智謀。好推賢進士。故時人皆惜之。

荀彧死  
漢室

溫公曰。孔子之言仁也重矣。自子路冉有公西赤。門人之高弟。令尹子文。陳文子。諸侯之賢大夫。皆不足以當之。而獨稱管仲之仁。豈非以其輔佐

齊桓大濟生民乎。齊桓之行若狗彘。管仲不羞而相之。其志蓋以非桓公則生民不可得而濟也。漢末大亂。羣生塗炭。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濟也。然則荀彧捨魏武將誰事哉。齊桓之時。周室雖衰。未若建安之初也。建安之初。四海蕩覆。尺土一民皆非漢有。荀彧佐魏武而興之。舉賢用能。訓卒厲兵。決機發策。征伐四克。遂能以弱為



強。化亂為治。十分天下而有其八。其  
功豈在管仲之後乎。管仲不死子糾  
而荀彧死漢室。其仁復居管仲之先  
矣。而杜牧乃以為彧之勸魏武取兗  
州。則比之高光。官渡不令還許。則比  
之楚漢。及事就功畢。乃欲邀名於漢  
代。譬之教盜穴墻發匱而不與同挈。  
得不為盜乎。臣以為孔子稱文勝質。  
則史。凡為史者。記人之言。必有以文

之。然則比魏武於高光。楚漢者。史氏  
之文也。豈皆彧口所言邪。用是貶荀  
彧。非其罪矣。且使魏武為帝。則彧為  
佐命元功。與蕭何同賞矣。彧不利此  
而利於殺身。以邀名。豈人情乎。

劉備在葭萌。龐統勸備襲成都。備遂進  
據涪城。

**癸巳**十八年。正月。曹操進軍濡須口。弭  
步騎四十萬。攻破孫權江西營。權率衆



生子當  
如孫仲  
謀

七萬禦之。相守月餘。操見其舟船器仗  
軍伍整肅。歎曰。生子當如孫仲謀。如劉  
景升兒子豚犬耳。○五月。以冀州十郡  
封曹操為魏公。加九錫。○劉備進圍成  
都。時劉璋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。谷帛  
支一年。吏民咸欲死戰。璋言父子在州  
二十餘年。無恩德以加百姓。何心能安。  
遂開城出降。備遷璋于公安。盡歸其財  
物。備領益州牧。

劉備攻  
益州

（蘇東坡曰）取之以仁義。守之以仁義  
者。周也。取之以詐力。守之以詐力者。  
秦也。以秦之所以取。取之。以周之所  
以守。守之者。漢也。仁義詐力。雜用以  
取天下者。此孔明之所以失也。且夫  
行一不義。殺一不辜。而得天下有所  
不為。而后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用。  
劉表之喪。先主在荊州。孔明欲襲殺  
其孤。先主不忍也。其後劉璋以好逆



之。至蜀不數月。扼其吭。拊其背。而奪其國。此其與曹操異者。幾希矣。曹劉之不敵。天下之所共知也。言兵不若操之多。言地不若操之廣。言戰不若操之能。所恃以勝之者。獨以其區區之忠義。有以激天下之心耳。孔明遷劉璋。既已失天下忠臣義士之望。乃始治兵振旅。為仁義之師。東嚮長驅。而欲天下響應。蓋亦難矣。

劉備擢  
用西土  
賢士

備之自新野犇江南也。荆楚羣士從之如雲。而劉巴獨詣魏公操。諸葛亮以書招之。巴不從。備深以為恨。巴遂入蜀。依劉璋。備攻成都。令軍中曰。有害巴者。誅及三族。及得巴。甚喜。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。獨黃權閉城堅守。須璋稽服乃降。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。本璋之所授用也。吳懿費觀等。璋之婚親也。彭義璋之所擯棄也。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。



劉備鑄直百錢

備皆處之顯任。盡其器能。有志之士無不競勸。益州之民是以大和。○成都之圍也。備與士衆約。若事定。府庫百物。孤無預焉。及拔成都。士衆皆捨干戈。赴諸巖。競取寶物。軍用不足。備甚憂之。劉巴曰。此易耳。但當鑄直百錢。平諸物價。令吏為官市。備從之。數月之間。府庫充實。○諸葛亮佐備治蜀。頗尚嚴峻。人多怨歎者。法正謂亮曰。昔高祖入關。約法三

諸葛亮以嚴治蜀

章。秦民知德。今君假借威力。跨據一州。初有其國。未垂惠撫。且容主之義。宜相降下。願緩刑弛禁。以慰其望。亮曰。君知其一。未知其二。秦以無道。政苛民怨。匹夫大呼。天下土崩。高祖因之。可以弘濟。劉璋暗弱。德政不舉。威刑不肅。蜀土人。士專權自恣。君臣之道。漸以陵替。寵之以位。位極則殘。順之以恩。恩竭則慢。所以致救。實由於此。吾今威之以法。法行



蔣琬非  
百里才

則知恩。限之以爵。爵加則知榮。榮恩並  
濟。上下有節。為治之要。於斯而著矣。○  
劉備以零陵蔣琬為廣都長。備嘗因遊  
觀。奄至廣都。見琬衆事不治。時又沉醉。  
備大怒。將加罪戮。諸葛亮請曰。蔣琬社  
稷之器。非百里之才也。其為政以安民  
為本。不以脩飾為先。願主公重加察之。  
備雅敬亮。乃不加罪。倉卒但免官而已。  
○魏尚書令荀攸卒。攸深密有智防。自

從操攻討。常謀謨帷幄。時人及子弟莫  
知其所言。操常稱荀文若之進善。不進  
不休。荀公達之去惡。不去不止。又稱二  
荀令之論人。久而益信。吾沒世不忘

**乙未**二十年。三月。魏公操自擊張魯。○

初。劉備在荊州。周瑜數勸孫權取蜀。權  
遣使謂備。備曰。備與璋託為宗室。冀憑  
英靈。以匡漢朝。今得罪於左右。願加寬  
貸。權不聽。遣瑜率水軍住夏口。備不聽。



劉備不  
許孫權  
取益州

軍過謂瑜曰。汝欲取蜀。吾當被髮入山。不失信於天下也。權不得已。召瑜還。及備西攻劉璋。權曰。猾虜乃敢挾詐如此。○備已得益州。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荊州諸郡。備不許。權遂置長沙零陵桂陽三郡長吏。關羽盡殺之。權大怒。遣呂蒙取三郡。劉備聞之。自蜀親至公安。遣關羽爭三郡。孫權進住陸口。為諸軍節度。使魯肅將萬人屯益陽。以拒羽。會聞魏

劉備孫  
權分荆  
州

公操將攻漢中。劉備懼失益州。使使求和於權。權令諸葛瑾報命。更尋盟好。遂分荊州以湘水為界。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。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。○七月。魏公操拔陽平。張魯奔南山。操入南鄭。司馬懿言於操曰。劉備以詐力虜劉璋。蜀人未附。而遠爭江陵。此機不可失也。今克漢中。益州震動。進兵臨之。勢必瓦解。操曰。人苦無足。既得隴。復望蜀邪。

曹操克  
漢中



劉曄勸  
操取成  
都

劉曄曰。劉備人傑也。有度而遲。得蜀日淺。蜀人未附也。今破漢中。蜀人震恐。其執自傾。因其傾而壓之。無不克也。若小緩之。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。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。蜀民既定。據險守要。則不可犯矣。操不從。居七日。蜀降者說蜀中。一日數十驚。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。操問曄曰。今可擊不。曄曰。今已小定。未可擊也。乃還。以夏侯淵張郃徐

晃等守漢中

**丙申**二十一年五月進魏公操爵為王。

法正勸  
劉備取  
漢中

魏以五官中郎將丕為太子。○法正說劉備曰。曹操一舉而降張魯。定漢中。不因此執以圖巴蜀。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。身遠北還。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。舉衆往討。必可克之。備善其策。乃率諸將進兵漢中。○劉備屯陽平關。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。備遣其將



陳武等絕馬鳴閣道。徐晃擊破之。急發益州兵。諸葛亮以問從事楊洪。洪曰。漢中益州咽喉。連咽。因反。存亡之機會。若無漢中。則無蜀矣。此家門之禍也。發兵何疑。時法正從備北行。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。衆事皆辦。遂使即真。○初。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。嚴未去犍。而洪已為蜀郡。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。洪尚在蜀郡。而祗已為廣漢太守。是以

諸葛亮  
善用人

西土咸服。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。**巳亥**二十四年三月。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。軍遮要以臨漢中。劉備曰。曹公雖來。無能為也。我必有漢川矣。乃歛衆拒險。終不交鋒。運米北山下。黃忠引兵欲取之。過期不還。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。值操揚兵大出。雲猝與相遇。遂前突其陳。且鬪且却。魏兵散而復合。追至營下。雲入營。更大開門。偃旗息鼓。魏兵疑



劉備取  
漢中

關羽威  
震華夏

雲有伏。引去。雲雷鼓震天。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。魏兵驚駭。自相蹂踐。墮漢水中死者甚衆。備明旦自來至雲營。視昨戰處。曰。子龍一身都是膽也。操引軍還長安。劉備遂有漢中。○七月。劉備自稱漢中王。還治成都。關羽自率衆攻曹仁於樊。仁使于禁龐德屯樊北。八月。大霖雨。漢水溢。禁等七軍皆沒。禁與諸將登高避水。羽乘船攻之。禁等窮迫遂降。自許以南。徃徃遙應羽。羽威震華夏。魏王操議徙許都。以避其銳。司馬懿蔣濟言於操曰。劉備孫權外親內疎。關羽得志。權必不願也。可遣人勸權躡其後。許割江南以封權。則樊圍自解。操從之。○初。魯肅嘗勸孫權以曹操尚存。宜且撫輯關羽。與之同仇。不可失也。及呂蒙代魯肅屯陸口。以為羽素驍雄。有兼并之心。且居國上流。其勢難久。密言與權曰。今



呂蒙勸  
襲關羽

令征虜守南郡。潘璋住白帝。蔣欽將游  
兵萬人。循江上下。應敵所在。蒙為國家  
前據襄陽。如此。何憂於操。何賴於羽。且  
羽君臣矜其詐力。所在反覆。不可以腹  
心待也。不如取羽。全據長江。形勢益張。  
易為守也。權善之。權嘗為其子求昏於  
羽。羽罵其使不許昏。權由是怒。及羽攻  
樊。呂蒙上疏曰。羽討樊而多留備兵。必  
恐蒙圖其後故也。蒙嘗有病。乞分士衆

還建業。以治疾為名。羽聞之。必撤備兵。

盡赴襄陽。

撤。較。列。反。

大軍浮江。晝夜馳上。襲

其空虚。則諸郡可下。而羽可禽也。遂稱

病篤。權乃馳檄。

胡狄。反。

召蒙還。蒙至蕪湖。

定威校尉陸遜謂蒙曰。關羽接境。如何

遠下。後不當可憂也。羽矜其驍氣。陵轢

於人。

陵。音凌。郎。亦反。

始有大功。意驕志逸。但

務北進。未嫌於我。有相聞病。必益無備。  
今出其不意。自可禽制。蒙曰。羽素勇猛。



未易圖也。蒙至都。權問誰可代卿者。蒙對曰。陸遜意思深長。才堪負重。觀其規慮。終可大任。而未有遠名。非羽所忌。無復是過。若用之。當令外自韜隱。內察形便。然後可克。權乃召遜。拜偏將軍。以代蒙。遜至陸口。為書與羽。稱其功美。深自謙抑。為盡忠自託之意。羽意大安。無復所嫌。稍撤兵。以赴樊。遜具啓形狀。陳其可禽之要。權遂發兵襲羽。令呂蒙為大

呂蒙襲  
關羽

關羽敗

都督。命征虜將軍孫皎為後繼。呂蒙至尋陽。盡伏其精兵。舳反古候力木中。使白衣搖櫓反郎古。作商賈人服。晝夜兼行。羽所置江邊屯候。盡收縛之。是故羽不聞知。糜芳。傅士仁。素皆嫌羽。輕已。開門出降。蒙入江陵。釋于禁之囚。得關羽及將士家屬。皆撫慰之。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。蒙麾下士與蒙同郡人。取民家一笠。以覆官鎧。官鎧雖公。蒙



猶以為犯軍令。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。遂垂涕斬之。於是軍中震慄。道不拾遺。○羽聞南郡破。即走南還。數使人與呂蒙相聞。蒙輒厚遇其使。周游城中。家家致問。或手書示信。羽人還。私相參訊。咸知家門無恙。見待過於平時。故羽吏士無鬪心。會權至江陵。荊州將吏悉皆歸附。羽自知孤窮。乃西保麥城。因遁走。馬忠獲羽及其子平於章鄉。斬之。遂定荊

孫權定  
荊州

州。呂蒙未及受封而疾發卒。年四十二。權哀痛殊甚。呂蒙傳○權後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。公瑾雄烈。膽略無人。遂破孟德。開拓荊州。邈焉寡儔。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。孤與宴語。便及大略。帝王之業。此一快也。後孟德因獲劉琮之勢。張言方率數十萬衆。水步俱下。孤普請諸將。咨問所宜。無適先對。至張子布。秦文表。俱言宜遣使脩檄迎之。子敬即駁

孫權論  
周瑜等  
得失



言不可。勸孤急呼公瑾付任。以衆逆而擊之。此二快也。後雖勸吾借玄德地。是其一短。不足以損其二長也。周公不求備於一人。故孤忘其短而貴其長。常以比方鄧禹也。子明少時。孤謂不辭劇易。果敢有膽而已。及身長大。學問開益。籌略竒至。可以次於公瑾。但言議英發不及之爾。圖取關羽。勝於子敬。子敬答孤書云。帝王之起。皆有驅除。羽不足忌。此

子敬內不能辦。外為大言耳。孤亦恕之。不苟責也。然其作軍屯營不失。令行禁止。部界無廢負道無拾遺。其法亦美矣。

○魏王操表孫權為票騎將軍。假節領荊州牧。權遣校尉梁寓入貢。稱臣於操。稱說天命。侍中陳群等皆曰。漢祚已終。非適今日。殿下功德巍巍。群生注望。故孫權在遠。稱臣。此天人之應。異氣齊聲。殿下宜正大位。復何疑哉。操曰。若天命

孫權稱  
臣於曹  
操



在吾。吾為周文王矣。

（溫公曰）教化國家之急務也。而俗吏慢之。風俗天下之大事也。而庸君忽之。夫惟明智君子。深識遠慮。然後知其為益之大。而收功之遠也。光武遭漢中衰。群雄糜沸。奮起布衣。紹恢前緒。征伐四方。日不暇給。乃能敦尚經術。賓延儒雅。開廣學校。脩明禮樂。武功既成。文德亦洽。繼以孝明孝章。適

追先志

適以

臨雍拜老。橫經問道。自

公卿大夫。至于郡縣之吏。咸選用經明行脩之人。虎賁衛士。皆習孝經。匈奴子弟。亦遊太學。是以教立於上。俗成於下。其忠厚清脩之士。豈惟取重於縉紳。亦見慕於衆庶。愚鄙污穢之人。豈唯不容於朝廷。亦見棄於鄉里。自三代既亡。風化之美。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。及孝和以降。貴戚擅權。嬖



倖用事。賞罰無章。賄賂公行。賢愚渾  
殺。是非顛倒。可謂亂矣。然猶絲絲不  
至於亡者。上則有公卿大夫。袁安。楊  
震。李固。杜喬。陳蕃。李膺之徒。面折廷  
爭。用公義以扶其危。下則有布衣之  
士。苻融。郭泰。范滂。許劭之流。立私論  
以救其敗。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  
衰。至有觸冒斧鉞。僵薑音什於前而  
忠義奮發。繼起於後。隨踵就戮。視死

論東漢  
教化之  
功

如歸。夫豈特數子之賢。亦光武明章  
之遺化也。當是之時。苟有明君作而  
振之。則漢氏之祚猶未可量也。不幸  
承陵夷頽敝之餘。重以桓靈之昏虐。  
保養姦回。過於骨肉。殘滅忠良。甚於  
寇讎。積多士之憤。蓄四海之怒。於是  
何進召戎。董卓乘釁。袁紹之徒。從而  
構難。遂使乘輿播越。宗廟丘墟。王室  
蕩覆。烝民塗炭。大命殞絕。不可復救。



然州郡擁兵專地者。雖互相吞噬。猶未嘗不以尊漢為辭。以魏武之暴戾。強伉。加有大功於天下。其蓄無君之心久矣。乃至沒身不敢廢漢而自立。豈其意之不欲哉。猶畏名義而自抑也。由是觀之。教化安可慢。風俗安可忽哉。

**庚子**

二十五年

魏文帝曹丕黃初元正年。是歲僭國一。

正

月。魏王操至洛陽薨。操知人善察。難眩

以偽識拔奇才。不拘微賤。隨能任使。皆獲其用。與敵對陳。意思安閑。如不欲戰。然。及至決機乘勝。氣執盈溢。勲勞宜賞。不吝千金。無功妄施。分毫不與。用法峻急。有犯必戮。或對流涕。然終無所赦。雅性節儉。不好華麗。故能芟刈羣雄。幾平海內。○操太子丕即王位。○尚書陳群以天朝選用。不盡人才。乃立九品官人之法。州郡皆置中正。以定其選。擇州郡



之賢有識鑒者。為之區別人物。第其高下。○十月。漢帝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詔冊。禪位于魏王。王即帝位。改元黃初。大赦。奉漢帝為山陽公。追尊父操曰武皇帝。

右東漢自光武盡孝獻十二帝共一百九十六年

歷年圖曰新室之末。民心思漢如渴之望。飲饑之待哺也。是以諸劉奮臂一呼而遠近響應。曾未朞年。元惡授首。更始入雒之初。天下已服矣。而素無人君之器。綱紀不脩。諸將暴橫。不旋踵而亡。固其宜也。光武以仁厚之德。濟英雄之志。昆陽之役。驅烏合之衆。掃滔天之敵。使海內幡然變而為漢。宜陽之師。不戰而赤眉束手。百萬之盜。一朝而散。皆希世之奇功也。至於待王郎劉盆子止於不死。首取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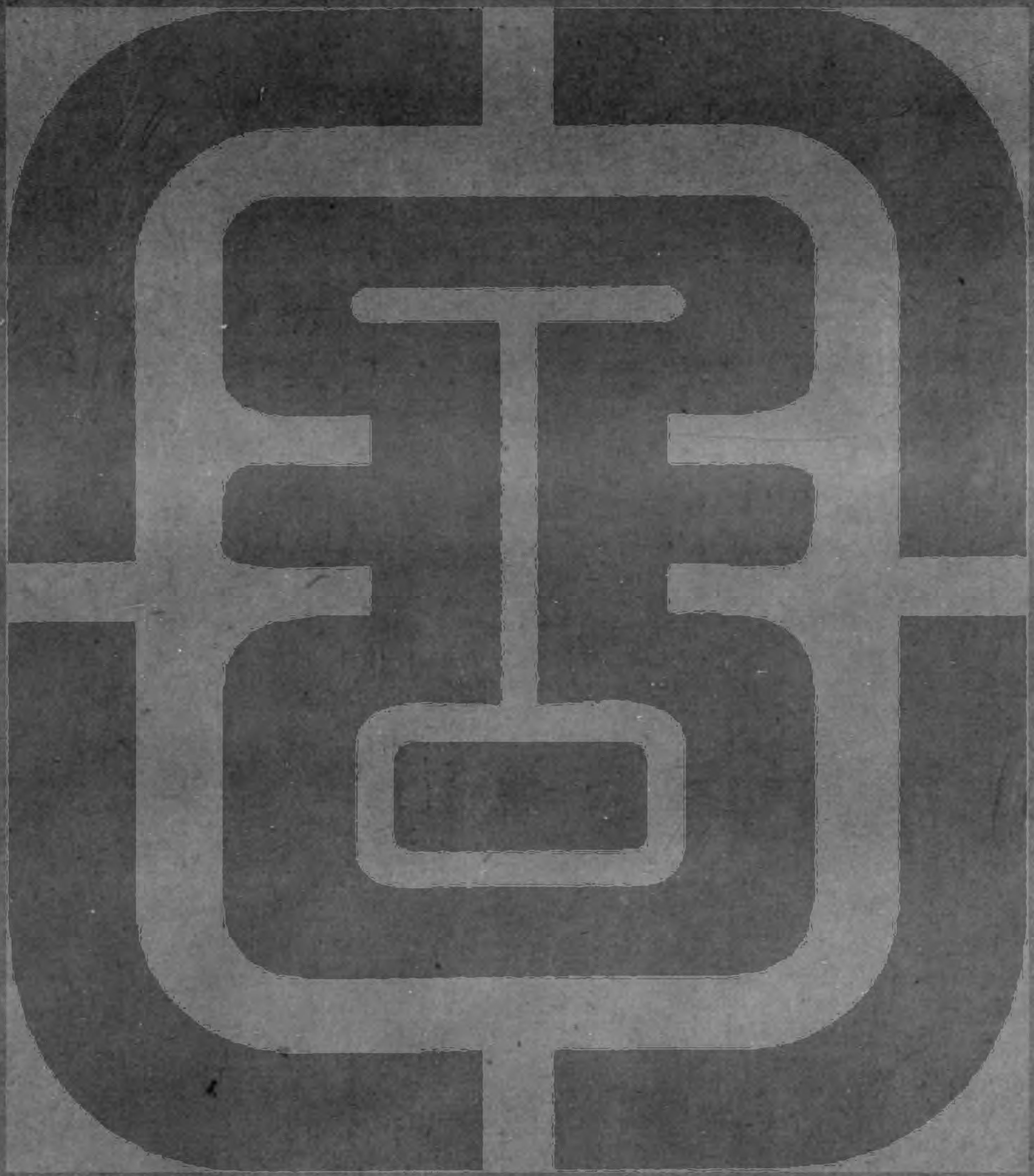
吏卓茂以為太傅。戒馮異安集關中。不務以戰攻取勝。雖當草創之際。可謂有帝王之遠略矣。及天下已定。不失舊物。乃偃武脩文。崇德報功。勤政治。養黎元。興禮樂。宣教化。表行義。厲風俗。繼以明章守而不失。於是東漢之風。忠信廉恥。幾於三代矣。及孝和以降。政令寢弛。外戚專權。近習放恣。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。忘身而徇國。故雖衰而不亡。豈非建武永平之遺烈歟。至于桓靈而紀綱大壞。廢錮英俊。賊害忠正。嬖倖之黨。中外盤結。鬻獄賣官。濁亂四海。何進見殺。袁紹不勝其憤。遂燔燒宮闕。肆行誅殺。外召董卓。以脅朝廷。於是虺蜴雖除。而虎豹入室矣。卓貪愎反弼力殘忍。廢主遷都。州郡紛然稱兵以討之。卓死而天下大亂。漢室遂亡。哀哉。



少微通鑑節要卷之二十三







6

5